

陳銓著

婚後

(獨幕劇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陳 銓 著

婚

後

(獨幕劇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連城初版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婚

後(獨幕劇集)一冊

(84208)連手

連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

2.00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陳

銓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目次

婚後……………一

衣櫥……………四三

自衛……………八一

登場人物

許德衡 醫生

淑琳 他的妻子

張仲卿 他的朋友

劉安 他的僕人

地點

許德衡家華麗的餐室。

幕開時淑琳在桌前，檢視座上的名片，劉安正插茶凳上花瓶的花，插完後，繼續打掃沙發。

劉安 小姐，你今天更漂亮了！真想不到！從前你小的時候，你每天還哭着要我抱你呢！時間過得真快！（屈指數）整整二十年了！假如今天老太太還在，看見你這個樣子，她會多麼高興呀！

淑琳 劉安！你看你把名片又擺錯了。老爺不坐在我身邊。

劉安 你們新婚夫婦，他不坐在你旁邊，坐在那個旁邊呢？

淑琳 他應當坐在馬太太旁邊，他是主人；他得陪客呀！

劉安 依我看，老爺不見得喜歡陪那一位馬老太太，你記得上一次——

淑琳 我知道！但是在交際場中，一個人必須得要犧牲一切，然後纔能够成功。老爺是醫生，他還不習慣這樣交際生活，但是不久他就會習慣的。

劉安 小姐！你真像你母親！像貌，聲音，舉動，沒有一樣不像。你母親講話得意的時候，總是喜歡把頭往上一抬，你剛纔也是這個樣子。假如你母親還在，她一定說——

淑琳 我知道我母親要說什麼。不要囉唆，趕快把花瓶拿過來放在桌上！

劉安 （拿花瓶，手顫，沒有拿着就碰倒了。淑琳急忙跑過來扶着。）呵！

淑琳 你看！你真不中用！水都倒出來了！趕快去拿一張擦桌布來。

劉安 （一面走，一面說。）考了，不行了！從前老太太在的時候——（出）

淑琳 真要命（把花瓶拿去擺在桌上，整理花枝。）

（許德衡穿醫生衣服，從右門入。）

德衡 原來你在這兒！今天又請多少客？

淑琳 多着呢。等我數給你聽——馬太太，王太太，李太太和她的兩位小姐，——

德衡 得了罷。我沒有工夫聽！我的書架到那兒去了？

淑琳 大概在儲藏室。

德衡 這是一個好地方。我還得馬上去檢查一本關於風濕病的書（匆匆從右門出）劉安持抹布

上，拭乾茶凳。）

劉安 小姐！那邊客廳裏的兩張小桌子，我也擺好杯蓋了，還有什麼客人的名片，要放在上面嗎？

淑琳 真不得了！那是搓麻雀的桌子，怎麼擺上杯蓋！趕快去把牠們收了！

劉安 是，我就去！我就去！（出。）

淑琳 （搖頭嘆氣）。家裏用上這樣一個人，真是沒有辦法。

（德衡從右門入。）

德衡 真糟糕！書架子倒在儲藏室，但是上面的書一本都沒有了！你把我的書又搬到那兒去了呢！

淑琳 讓我想想。呵！對了！書在洗澡間織衣櫥裏面。

德衡 真妙！書放在洗澡間。（匆匆從左方下。）

淑琳 （想起了一件事）。劉安！劉安！

（劉安入。）

劉安 小姐！

淑琳 樓下的地氈一直鋪到大門口沒有？

劉安 鋪好了。

淑琳 你到廚房去，問一問廚子，對蝦買好了沒有？要是沒有，就給他打電話。

劉安 給對蝦打電話嗎？

淑琳 胡說！給海味鋪子打電話，南局一九六三。

劉安 是的，我就去！（停步）。從前老太太在的時候，每次請客，也是要預備對蝦。那時候你還有這麼小呢？

淑琳 是，是，是！我曉得；我曉得我只這麼小！你趕快到廚房去罷！

（劉安出。）

淑琳 真急死人。（看手錶）已經五點十二分了，家裏還沒有頭緒！

（德衡拿一支燃着的雪茄入。）

德衡 洗澡間的衣櫥我找到了，但是又沒有開衣櫥的鑰匙。

淑琳 鑰匙在儲藏室的書桌抽屜裏面。

德衡（依你說來，我又得跑回儲藏室，回頭到了儲藏室，又得跑到洗澡間。這樣來回兜圈子，我簡直是在繞長跑！得了罷！讓我草草兒休息一會。（坐沙發上，抽煙。）

淑琳 德衡！你幹嗎在這抽煙？

德衡 這也不可以嗎？這兒還沒有一個客人呢！

淑琳 你不知道！交際場中最忌諱客人沒有來以前，弄得滿屋子的煙味。

德衡 那有什麼辦法？只好不抽了。（把煙放下。）

淑琳 劉安！（劉安從客廳入）。

劉安 小姐！有什麼事？

淑琳 把這支殘煙，拿出去扔了。

劉安 是！（拿起煙，隨便抽一口。）這真是好煙，扔了太可惜！（出。）

淑琳 （看手錶。）德衡！現在你應該去穿衣服了。

德衡 我當然很高興去穿我的衣服，不過這兒有個先決問題，就是我得先找着我的衣服。照我

剛纔對於我們的家庭一切情形仔細的觀察，要找着我的衣服，似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淑琳 你在和我開玩笑，是不是？

德衡 假如我能够多有機會和你開玩笑，這自然也是一件滿意的事情。但是自從今天早上，一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過你一面。

淑琳 今天晚上，你可以把我看飽。

德衡 但是你又要我替你招待客人。

淑琳 德衡，難道你不是主人嗎？難道你沒有主人應盡的責任嗎？

德衡 當然，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責任。也正因為這件事，今天晚上，我要和你閑談一會。

淑琳 現在不是閑談的時候，明天罷。

德衡 但是明天你又要去張家打牌。

淑琳 那麼就後天好了。

德衡 後天你又要去參加婦女水災救濟會，晚上又要去看電影。老實說，那一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呢？

淑琳 「家庭生活」。

德衡 「家庭生活！」這個名詞多麼好聽？淑琳，我們結婚已經快四個月了，我們過的是什麼家庭生活呢？我們一天到晚爲別人，連閑談的工夫都沒有！

淑琳 德衡，請你不要講這些話，我有一千樣事情要辦呢！現在時間已經不早，請你趕快去換衣服罷！要是客人來了——

德衡 （看錶。）在半點鐘裏，並沒有客人來，你知道我穿衣服是受過軍事訓練的。

淑琳 好罷！那麼就請你簡簡單單幾句話，把你的心事告訴我，不然我——

德衡 淑琳，事情就照這樣下去嗎？

淑琳 你說的是——！

德衡 我說的是，我們夫婦之間，總是隔着很遠的距離。我當丈夫的特權，只是陪你坐汽車赴茶會，會完了，再把你護送回家，你看我，我生在你後面伺候你。你同別人跳舞，我坐在那兒替你守皮包，拿扇子。人家奉承你，我必須露出最滿意最知足的樣兒。就會演戲一樣，鬧來鬧去，我始終是一個極不重要的配角，我要一動手，一開口，全劇就弄壞

了。依你的意見，這樣一位丈夫，纔是標準丈夫。在房間你不讓我挨近你坐，逼你跳舞，你又認爲不應該——

淑琳 當然是不應該。結了婚的人在家裏可以在一塊兒，到交際場中，就得要分開。

德衡 在家？可是什麼時候在家呢？我們在家，似乎是一個地理上的出發點，從這一頭出發點可以擴充到全世界。

淑琳 你未免言過其實。我們每天早上，不是總在一塊兒嗎？

德衡 但是，你每天早上，都在床上睡覺呀！

淑琳 我起來以後呢？

德衡 那又是我診病的時候。

淑琳 你診完病呢？

德衡 等我診完病，你又要出去串門，不然就在家裏招待客人——我得承認，你那些客人，都是很能幹的，因爲他們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坐在沙發上，暢談各式各樣他們莫明其妙的主題。到晚餐時候，我們不是請客就是別人請出去了。真是沒有意思得很！

淑琳 那一天在美國大使館，你不是覺得很有意思嗎？

德衡 哼！有意思！坐在我那邊的那一位女人，說話只會用單音字，無論我說什麼話，她卻說：「很好」。或者說：「一點也不錯」。我沒有辦法，我背了一個醫瘋狗咬傷的藥單

子給她聽，聽完了她還是說：「很好，一點也不錯！」真氣得我要命！

淑琳 那是你自個的錯，你看那天我就覺得談話很舒服。

德衡 同潘先生，是不是？

淑琳 他是一位很可愛的青年。

德衡 你們談些什麼？

淑琳 讓我想想看，我們談的是關於——是關於——

德衡 不用說了！那一類的人，只會談那一類的話。

淑琳 你看，你連我們談的什麼話都不知道，就這樣亂說。

德衡 不但我不知道，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潘先生更知道了。

（劉安持一提籃對蝦人）。

劉安 小姐，對蝦來了。

淑琳 好極了！

劉安 真是好東西，今天早上剛從香港坐飛機來的，還活着呢！

淑琳 拿到廚房去，交給廚子，叫他好好作。

劉安 是。小姐，假如老太太今天還在，親眼看見你招待客人，她會多高興呵！我還記得——

德衡 得了，得了！你記得沒有我清楚，你去吧。

劉安（一面走，一面說。）真可惜，真可惜？要是他老人家——（出）

（停一會）

德衡 淑琳！你還記得我第一次醫你母親的病嗎？

淑琳 當然記得。

德衡 那個時候，你母親的病很重，好幾位有名的醫生，都來診斷過。有的說是肝氣太旺，有的說是腎氣太衰，還有的說是腎虧，須得滋補，滋補。

淑琳 他們都是胡說八道！

德衡 後來你們找着了。我現在還能够清楚回憶，因為你母親實際上是我開始行醫後第三個病人。第一個是一位大學生，打籃球把臂膀摔斷了，第二個是一位青年女子，她誠懇地請求我給她一包防止掉頭髮的藥，可是到了你母親的病，情形就嚴重了。我一生的命運就決定在這一個關頭。固然一方面因為她是一位貴夫人，更因為這是我們相識的起點。德衡，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有點感傷質，現在你這個毛病，還沒有去掉。

德衡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感傷是解除人生單調最好的工具，那時你母親的病，本來很簡單，一到我手裏，幾劑藥就奏效了。但是我還是每天來，繼續醫了兩個多月。

淑琳 那是幹嗎的呀？

德衡 那時你母親的病，早已經好了。可是我却得了病，這一種病在近代醫藥上叫做「神箭

病」，因為我中了愛神的毒，我仔細診察我自己以後，我知道，你母親的病，可以請我醫，然而我愈病，却非請你醫不可！其實說，那個時候，我真真正愛你。

淑琳 在你敘述我們全部戀愛史以前，你可否先去把衣服穿好？

德衡 我快說完了。

淑琳 那麼，就請你快一點。

德衡 我知道，你是一位交際明星。一天到晚在交際場中尋快意。居家固好，你不願意學，

也不願意管。縫一個鈕扣，你認為是一種魔術，一俟完成，可以用智識留。在你眼光看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你的快樂尋得太多了，我想，到相當的時候，你就會厭倦交際場中的生活，就像許多在家庭裏，拘束太厲害的女子，結婚以後，反而喜歡交際。我想像你這樣一位交際太厲害了的女子，結婚以後，一定願意多尋一點家庭的快樂。我越想越高興，回來就寫了一首詩。

淑琳 真想不到，你還會作詩呢！你唸給我聽聽。

德衡 月兒亮晶晶地照着，

窗外有風弄芭蕉的聲音。

我彼得無情的箭，

射進了我有情的心。

我的心喲！
我的心喲！

悉隆隆悉隆隆跳個不停！

淑琳 你還是什麼詩？

德衡 是未來派的新詩呀！

淑琳 得了罷！

德衡 淑琳，在那個時候，我真是愛你！假如你不反對的話，現在我還是愛你，而且愛得更熱烈！

淑琳 夫婦間本來就應該這樣。在另外一方面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我的新衣服呢？你看牠不是很美嗎？不是很有藝術的價值嗎？

德衡 我得先看一看或衣店開來的賬單，纔能够決定牠藝術的價值。你最好今晚上去問那些善於奉承你的老手吧。至於我，你隨便穿什麼衣服，我都喜歡，你就穿一個藍布大褂，我也喜歡。

淑琳 你完全沒有審美的觀念！

德衡 我自然沒有，自然沒有現在膚淺的審美觀念。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我不能同你的好朋友張仲卿比。他今晚上來，是不是？

淑琳 我們已經請了他。

德衡 「我們」已經請了他嗎？

淑琳 假如他不來，太可惜了，他是最會跳舞的人。

德衡 這簡直令人受不了！（走向前）淑琳，假如不是你不能夠了解我，就是你不願意了解我。他也知道我喜歡什麼，你也知道，我願意我的妻子，同我安安靜靜地過家庭生活。

我是一個人，我不能夠讓你拿去作玩具來玩，作模型來展覽！

淑琳

你幹嗎說話這樣兇？真想不到，你這位十全十美的道德家，轉瞬之間就變成一個獨裁專制的魔王！我告訴你，你沒有把時間選好。在客人未來以前十分鐘，我不願意和你繼續表演這一幕滑稽戲！我的行為，正大光明。我從來沒有給你任何懷疑我對你愛情的機會。

你也明白，當初我是在許多求婚的人里邊，選中了你的！

德衡 那我可應該認為是最榮幸的事情！

淑琳 當然是最榮幸的事情，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多遍了。這就是愛，你懂不懂？但是假如因為我愛你，你就要欺侮我，壓迫我，把我關在家裏替你縫衣做飯，過奴隸牛馬的生活，我決不會屈服的，我永遠也不會屈服的！我還年青，交際快樂是年青人應有的福利，你不能剝奪我！並且我交際對於你也很好呀！難道你每天看見一個個的男人都奉承我，崇拜我，你不感覺一種勝利的快樂嗎？你應當驕傲，因為別人都妬嫉你，你有作我丈夫的權

利。你們男子漢個個都喜歡在社會上爭名譽出風頭爲什麼我們女子不可以呢？我要作實際的的明星，我要作宴席上的皇后。我要活動，要交際，要跳舞，要全世界的男子，都跪在我面前，你不能禁止我！

德衡 我覺得沒有人比你這個樣子更可憐的了。你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但是從今以後，你一切的交際，恕不奉陪！

淑琳 假如你願意把你這種丈夫對妻子不合作的行爲，表示給社會看，我也隨你的便！

德衡 我的行爲只對我自己的良心負責任，我不管什麼社會不社會。

淑琳 你從來不肯平心靜氣，去認識社會。

德衡 我沒有這樣多閑工夫。

淑琳 也許總比你整天關在一間房子里過日子好一點。

德衡 淑琳，太簡直攻擊起我的職業來了！

淑琳 不是我攻擊你，是你先攻擊我！

德衡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還是越少越好！

淑琳 這也隨你的便！

德衡 （氣極走上走下）。今天晚上真快樂，一點也不錯！

淑琳 這就是我們請客的晚上！

德衡 對了。還得招待客人，我去換衣服好了。我要用功夫穿，功夫越大越好！（出。）

淑琳 真倒霉、在這個時候吵一場架！（照小鏡）。我還成個什麼樣兒？滿臉緋紅，一團火氣，這個樣子怎麼招待客人？（門鈴聲）。真糟糕！客人又來了！

劉安 小姐，張仲卿先生來了。

淑琳 請他進來。——不，等一會！（打開皮包，對鏡添粉。）好了，請他進來吧。

（張仲卿入。穿旅行的衣服。與淑琳握手。）

仲卿 淑琳，請你原諒我，來得這樣晚，而且穿這樣不恭敬的旅行衣服。一個人因為重要事件，逼迫他離開了這個地方，整整地一個星期沒有看見你，我回來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體，當然莫過於趕快來同你握手了。我是一直從飛機場來的。當我的汽車走你這兒經過的時候，我想最好停住了車，先見見你——但是你們在幹什麼？你穿着這樣華麗的晚裝服，餐桌也擺好了，這些正式預備，是要招待客人嗎？

淑琳 你沒有接着我的請帖嗎？

仲卿 說良心話，實在是沒有，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因為有點關於商業上的事體，到香港去了一星期。你的請帖也許一直放在我家裏還沒有打開呢！

淑琳 無論如何，我希望——

仲卿 當然，當然！我趕快回去換一套禮服，立刻就來。我的運氣太好了，回來剛趕上。我可

以問問，還有那些客人嗎？

淑琳 都是些認識的好朋友。

仲卿 妙極了！

淑琳 我請了中國銀行經理的太太和她兩位小姐——

仲卿 她們都是女學者，讀了很多的書，簡直和二套走動的百科全書一樣。

淑琳 這是壞話，但是也是實話。還請得你的朋友，那位畫家吳玉膏。

仲卿 這位畫家，我告訴你，他並不畫畫，他只想着一些畫畫的靈感。他在這兒呆了二十年，他收集靈感的數目，想來很可驚人了。

淑琳 (笑)你真會罵人！你對於潘又泉有什麼批評呢？

仲卿 沒有什麼，就是他對你太注意。

淑琳 還有交通部王先生和他的太太。

仲卿 王太太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淑琳 哈哈！她這樣稱你的心，回頭我讓她坐在你的左邊。

仲卿 我的右邊呢？

淑琳 我。

仲卿 那麼不用再提旁人了罷，每次都是一樣。無論有多少女人，你一定是其中最漂亮最聰明

的一個。

淑琳 回頭你對坐在你左邊的王太太，也會說同樣的話罷！

仲卿 淑琳，你真殘忍！你那能這樣冤枉我？王太太是一個石音美入，她態度冷冰冰的難得說一句話，好像每一句話要值一萬美金！這自然因為她丈夫曾經作過電報總局的局長了，但是你，和他一切都相反。你真是一個——但是我不能再打擾你了。我得趕快飛回去變個樣兒再來。回頭見——（欲去。）

淑琳 仲卿，你看我的臉色怎麼樣？

仲卿 很美呀！但是你似乎有點精神不寧的樣子。

淑琳 真糟糕！這個樣子，招待熟朋友還可以，招待客人怎麼成？

仲卿 怎麼樣？剛纔和誰鬧別扭了嗎？

淑琳 呵，沒有什麼，實在是沒有什麼。

仲卿 你瞞不了我，我明曰。現在你得先安靜一下。讓我倒一盃涼開水給你喝。

淑琳 那怎麼可以？

仲卿 你得讓我效這一點小勞。

淑琳 （大笑。）假如你一定要，我只好——

仲卿 快喝吧。（淑琳喝水。）一口氣喝下去，你心里一定覺得舒服些。對了好！（接盃。）

現在覺得好些嗎？

淑琳（高興。）自然好些。你對我太關心了。

仲卿 我素來對你，就比對我自己使生命還要關心。淑琳，現在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一切。你結婚後的生活不快樂嗎？

淑琳（強笑）仲卿，你的聲音太悽慘了，這和你平常快樂的性情不適合。

仲卿 只要關於你切身的問題，我的聲音悽慘一點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同德衡從小學起就同學，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徹頭徹底的好人，我作他的朋友，我認爲是很光榮的。不過他爲人——有一點——

仲卿，別說了吧。請你不要忘記，我是他的妻子，而且——

仲卿 我得說，我一定的說！我是最關切你的人，你的幸福，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德衡是一個好人，但是他的眼光太小，他不能了解你，他不能欣賞你，因爲你——

淑琳 仲卿，我禁止你！

仲卿（不願，急忿。）因爲你是一個特別的人物。你有高尙的尊嚴，高尙的天資，你生來就是管人的，支配人的。愛你的人必須俯伏在你的腳下，恭敬地執行你一切的命令。假如你把他提起來和你一樣高，他應當認爲這是莫大的榮幸。德衡真是一個極幸運的人，只可惜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幸運。真可憐！一朵玫瑰花，怎麼掉在菜園裏呢？你不要駁我的

話！聽我說！德衡是一位永遠不能夠了解你，欣賞你的人。他要求的是平常人物規規矩矩他生活，你要求的是特別人物有聲有色的生活。

淑琳 請你去吧！我的張先生！不要再講這些話。我的丈夫不一定那會就進來。你要再說，我就把一切的話通通告訴他！

仲卿 假如你覺得說的不是實話，你去告訴他也可以。但是你心里也知道，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你現在想不顧事實，用你的驕傲來反駁我。但是你的驕傲不能抵抗我正確判斷的力量。

淑琳 （怒。）你的判斷一點也不正確！

仲卿 請你寬恕我！

淑琳 我決不寬恕你！

仲卿 既然這樣，爽性讓我再說一句話。我這一句話說完，你可以判斷我的罪名。淑琳，你知道，我愛你，是在德衡認識你以前，那時我已經決心向你求婚，準備把我生命的一切，貢獻給你。

我願意匍伏在你面前，求你對我作最後的判斷。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我得一場大病，昏迷不醒人事，在床上躺了兩天。當我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個思想就是你。那知道三個月以後，我從醫院回家，第一個發現的，就是你們訂婚的帖子。我當時痛苦萬分，恨不得要自殺！現在，對你說幾句坦白直爽的話，你也不能原諒我嗎？

淑琳 也許——

仲卿 今晚我可以第一個和你跳舞嗎？

淑琳 什麼都成！只要你快走！

（仲卿欲行，德衡穿禮服入。仲卿趨前握手。）

仲卿 德衡！

德衡 仲卿，你剛來嗎

仲卿 剛來一會。我從香港回來，一下飛機場，立刻就來看望你的。剛纔聽見你太太說，我也被請，對嗎？

（劉安入）

劉安 小姐，廚子要聽你的吩咐，就是關於鴨肝湯的事情。

淑琳 真是沒有用，仲卿，請你原諒我，我們待一會再見吧。

仲卿 回頭見！（淑琳出。仲卿皺眉打主意。）德衡，假如我的觀察不錯，剛纔你和你太太一定鬧了一場什麼故事。

德衡 你怎麼知道？

仲卿 從劉安的神氣中間看出來的。——你真是一位可憐的丈夫！

德衡 你這種同情心的稱呼，我此刻並不需要！

仲卿 無論你需不需要，同情心總之是公正的。你的太太，是一個特別的人物，聰明，淳

亮，活潑，可愛。請你相信我，她是一個世界上最難得的女子。

德衡 你知道得太清楚了，我同她結了婚，還沒有你知道得清楚。

仲卿 不管你知道得清楚不清楚，你能够同她結婚，是一個很大的幸福。

德衡 假如你有一個很大的幸福，她一天到晚不在家，就是招待客人，你怎麼辦呢？

仲卿 平心而論，你太太的交際，也太多了一點。一位女人，總應該對丈夫盡責任。那里能

够成天在外邊，和別人鬼混？這還成個什麼樣子！德衡，你也太軟了！

德衡 不軟有什麼辦法呢？

仲卿 你得稍為強硬一點，你得壓制壓制她。女人素來就分不出好歹，你越將就她們，她們越

是欺侮你，據我對女人的經驗——

德衡 你對女人的經驗，都是非正式的關係，和我們的狀況，不大適合。

仲卿 適合，適合！包管你適合！女人都是一樣，她們是一個心，你要猜不破，簡直不知道是

怎麼一回事，但是如果有一天把牠猜破了，也就是這麼一回事。關於這一類的事體，我

學習了很久——

德衡 你學習這一類的事情，可花了不小的錢。

仲卿 人生只要豐富，錢算什麼？對於女人的方法，很簡單。你先要明白！她是一個紙老虎，

俊貌雖然很兇，實際上並沒有吃人的力量。你不要怕她，不要將就她，拿出你丈夫的威

最壞。要粗魯，要專制，她要作什麼，你偏不讓，她要說東，你偏要說西。她起初也許不高興，照例要哭幾場。但是你要知道，女人的眼淚，對於丈夫的力量，第一次是薪水，第二次是鹽水，第三次就是淡水。你看多了，牠也就不生效力了。她越哭，你越兇，她越鬧，你越壞。她叫了半天，覺得沒有什麼效果，她自然就會改變方式，規規矩矩地，投入你的懷抱之中。

德衡

也許投入別人懷抱之中。

仲卿

不會的，決不會的。在現代經濟組織之下，女人沒有自由，她又不能夠另外去找別人；因為別的男人對他也是一樣。

德衡

你的假設，是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婦女們都沒有機會工作，生活不能不依靠男子，所以男子可以隨便支配她們。但是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婦女們也有許多工作的機會。

仲卿

但是我的朋友，你得承認，人類是最怕工作的動物。你看這二十年來中國有多少中學大學留學畢業的女學生，真正在社會上工作的有幾個人？結果還不是一個兩個地都去當太太，穿時裝、搽脂粉、交際、跳舞、搵麻雀、過舒服的生活。放着這樣日子不過，除非天字號的傻瓜，她們幹嗎要辛辛苦苦每天坐八小時的辦公桌，月底領下來的薪水，還不夠她們買一雙高跟鞋？

德衡

你的議論太狂妄了，中國婦女界裏面也儘有不怕工作，願意犧牲一切，來替社會服務的

份子。

仲卿 反對女權運動的，不是希特立，不是國社黨，不是現代社會的經濟制度，而是婦女們自己的墮性。這一種墮性一天不解除，她們一天就得受男子們的壓迫。

德衡 世界上的人類，沒有一個願意受人壓迫。他們遲早總會起來反抗的。

仲卿 當然，女人也和男人一樣，不願意受人壓迫。但是反抗壓迫的方法，不一定就是獨立工作，假如她能夠利用別人替她工作，別人作牛馬，她作主人，別人作殖民地，她作帝國主義，這不是最理想的嗎？所以她們並不受男子的壓迫，反而是男子受她們的壓迫。即如你老兄罷。一天到晚，替司機們打六〇六，九一四，忙得一塌糊塗。你的太太却把你血汗掙來的錢，大量地花在交際應酬上。難道你不是一位典型的奴隸嗎？

德衡 這真是受不了！我得想辦法。

仲卿 對了，你得想辦法。你幹嗎要作你太太的奴隸呢？錢不是你掙的嗎？幹嗎你沒有支配權呢！你太太憑什麼，她要這樣壓迫你呢？你得壓迫她，你一定要叫她聽你的話。

德衡 假如她離開我呢？

仲卿 她不會，她也不敢。我剛纔已經說過了。女人是一隻紙老虎，外表頂兇，其實並不會咬人。

德衡 我也許照你的話辦。不過——

仲卿 對了，你必須照我的話辦，最好今天晚上就開火。

德衡 今天晚上可不成，當着那樣多客人。我以後得找一個和她單獨談話的機會。
仲卿 那也可以，總之越快越好。一個男人受女人的氣，太沒有公理了。我還得回家換衣服，

再見罷。我希望你成功，你這位可憐的丈夫！

德衡 把你的可憐收拾起來吧！

（德衡徘徊沉思。淑琳入。靜默。彼此均窘。最後德衡設法打破僵局。）。

德衡 淑琳！

淑琳 什麼事？

德衡 我們不應留進客廳裏去嗎？

淑琳 只要有客人來，我們立刻就進去。

德衡 很好。

（停頓，又領了）。

淑琳 這種等候，真難過！

德衡 對了，真是！

淑琳 我覺得冷。

德衡 讓我把熱氣管子打開。

淑琳 不，回頭會熱得受不了。請你把我的大衣遞給我

德衡 好。

（淑琳站起來，德衡幫她披大衣。）

淑琳 謝謝！

（兩人又回到原座。門鈴響，兩人都驚起。）

德衡 有人來了。

淑琳 到底來了。

德衡 我們不去歡迎嗎？

淑琳 這一定是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是最按時間的。

（他們向客廳走去，正遇着劉安出來。）

劉安 小姐，都到了。

淑琳 誰？王先生和他太太到了嗎？

劉安 不是，是鴨肝，都買到了。

淑琳 （失望。）啞！

德衡 劉安，去幹你自己的事。

劉安 是。（他走時，順便在窗戶上望一望。）有一輛汽車，開到這兒來了。

淑琳 趕快下去，替他開汽車門。

劉安 呵！到門口，又空了。

淑琳 真討厭！（劉安出。淑琳坐下。）

德衡 無聊極了！（也坐下）。仲卿恐怕要來得晚些。

淑琳 是嗎？

德衡 今天天氣真好——

淑琳 嚶。

德衡 就是稍爲有一點冷。你說對不對？

淑琳 你講這些無聊話幹嗎呀？

德衡 我在努力找談話的題目。

淑琳 我看這是一個微弱的努力。

德衡 你幫幫我的忙好了。

淑琳 現在我們能够談什麼呢？

德衡 真的，我想不出要談什麼。

淑琳 （起來到桌右）。我不相信人名字都擺得對。

德衡 （起來到桌左）。我坐在那兒呢？

淑琳 就是你現在站的地方。

德衡 你呢？

淑琳 那兒。

德衡 你離這麼遠嗎？

淑琳 不能不這樣。

德衡 讓我看看我的鄰居。（看名片）。右邊是張老太太，左邊是馬太太。你幹嗎儘叫我陪

老太太呢？

淑琳 別人都不高興陪。你就得陪，你是主人呀。

德衡 當然這就是我作主人應當受的懲罰。（坐下，假裝和名人應酬。）張太太，我想你常常

赴宴會吧？你要白酒，還是要紅酒？

淑琳 你在幹嗎？

德衡 我先練習練習。（接着快說）。張太太，你常常到戲園嗎？厲家班演得不壞罷？呵！你

喜歡那個唱小生的嗎？臉子長得挺漂亮的是不是，你喜歡看電影嗎？你也常去南屏嗎？

呵，你喜歡看外國電影，是的，是的，外國電影好，中國電影簡直要不得！那絕對不能

看！前天你到過青年會難民募捐音樂會嗎？那拉唱西班牙情歌的，多麼動人！你幾乎感

動得流淚嗎？是的，是的，當然，當然，我差一點也流淚了，可是嚙住了沒有流出來，

只流了一半截！呵，那位唱歌的，就是你的表姪嗎？呵，他曾經到過巴黎嗎？你喜

歡巴黎嗎？哦，你還沒有去過，我想你一定喜歡。那自然麼。巴黎是那樣的個好玩的地方，張太太你又是這樣一位老不正經的女人！

淑琳

（大笑）你這個人，還有點意思！

德衡

不要擋哦！（向左邊）。呵，馬太太，你喜歡吃牛肉排骨嗎？你喜歡吃西紅柿呢？你都不喜歡，那麼你喜歡什麼呢？哦！你喜歡談話，對了，我也很喜歡談話。你知道坐在離

我而遠的那邊的那一個精緻的女人嗎？她就是我的太太！你瞧她笑了，她笑得多麼美！老實說，我現在情願和她談話，不願意和你談話。（說着，一手把椅子推翻）。

淑琳

你的表演還不壞！我還不知道你有這樣令人開心的本事。

德衡

我們結婚已經三個月，你第一次纔知道嗎？你從來不想到，我也可以令你開心嗎？

淑琳

你從來就沒有令我開過心。

德衡

只要你肯在家陪我，我一定每天令你開心。

淑琳

聽！你聽見什麼沒有？

德衡

沒有聽見什麼。

淑琳

我覺得有人按門鈴似的。

德衡

你聽錯了。

（門鈴響）。

淑琳 你聽是不是？（把大衣脫下！向客廳走去。）

德衡 真可惜！

（劉安入）。

淑琳 什麼事，誰來了？

劉安 理髮匠來了，今天下午來替太太燙頭髮，他把燙髮前忘在這兒了。

淑琳 交給他。真討厭！這樣老等！（走到窗前，望街上，用手指敲玻璃。德衡到桌旁邊坐下，自己斟上一杯酒。淑琳轉身來看見。）德衡，你在幹嗎？

德衡 我喝一盃酒。（一口氣喝完）。

淑琳 你真不成話！

德衡 這是我自己的家，我有美酒，我自己不能喝，我有雪茄，我自己不能抽，我有美觀的妻子，我不能單獨跟她在一塊兒。我心裏憤怒，我得裝作和氣。這樣大的犧牲，我爲的是誰呀？爲的是一羣我一點不感興趣的客人。老實說，誰我也不爲反正我又不是他們任何人的家庭醫生。今天晚上太好了，昆明市倒數第一絕代佳人張太太坐在我的右邊，年過半百，豐韻猶存的馬太太坐在我的左邊，你們都是我生活中有圓轉重的人。（起立奉杯祝福）諸位來賓請你們今天晚上，不要客氣。你們要把我的家，當作你們自己的家，我就喜歡。你們是若喜歡自己的家，不來我的家，我就更喜歡。我心裏既然有這一番美願

的感覺，讓我們大家乾一杯，祝福我們永別吧！

淑琳（大笑）。你真是一個調皮的孩子！

德衡 淑琳，這不是調皮，他們一會都要來。他們都吃得飽飽的，他們要聊天，他們要跳舞，

我必須勉強對他們笑。我的笑，就像一塊糖，裏面包着一顆隨時都可以爆裂的炸彈！

淑琳，假如一晚上沒有別人，只有我們兩個人，談着，笑着，那麼麼舒服呵！

淑琳 那有什麼舒服？還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我打呵欠？我真不能想像，一個整晚上，沒有一

個客人，只有我們兩人自己。

德衡 其實這樣最理想了。

淑琳 我們總得想法子消遣哪！

德衡 淑琳，你錯了。兩天婦真正理想的生活，就是在不想法子消遣的時候。在安靜的屋子裏，

照着溫和的燈光，爐中燃着熊熊地炭火。兩人默默地，不講一句話，兩顆心里充滿了甜蜜

的愛，慢慢地，自然地，兩顆心成了一顆心。就在這個美麗的頃刻，那小小的安琪兒，從

窗外偷偷地飛進來了，飛到爐邊，飛在桌上，對我們欣賞地微笑，淑琳，你看見沒有？

淑琳 沒有，沒有呢？

德衡 他就在那兒，一會你就看見了。現在因為你心里還想着許多俗事，你得把牠們忘記，再

加上你的幻想。忽然之間，這些請客的東西，跳舞廳，餐桌，椅子，沙發，全都不見

了。我們不是在這兒，我們是在我的書房，當然不是你替我收拾清楚了的書房，讓我們幻想着從前沒有收拾的樣子。

淑琳 我幻想着呢？

德衡 那時我正坐在一張舒服的安樂椅上。（說着拿一張椅子來坐下。）口裏抽着一支雪茄烟。我可以點一支嗎？

淑琳 不成！

德衡 那麼，我還是幻想着我在抽罷。你呢，離着我很近，坐一張矮矮的小櫃上。（移一張椅子來。）你可以坐下嗎！

淑琳 好了，我坐下了。

德衡 我把正在讀的一本厚書，用力的合上。你呢，也把你的活計，放在旁邊，那自然是爲我生日做的禮物了。

淑琳 後來呢。

德衡 我們都很高興。在這個暴風雪的時候，我們能够休息在一間溫和安樂的屋子裏。

淑琳 外邊並沒有下雪，也沒有刮風呀！

德衡 你幻想着好了。我們靜靜地坐在這兒。快樂的燈光，照射在你柔媚的臉上，簡單樸素的衣裳，不能掩飾你天然的美。雪越下越厲害，狂風一陣一陣地吹。你心裏有點害怕，把

櫥子移攏來靠近我。（淑琳不知不覺地把椅子移近）。風吹得更厲害了。忽然之間，二樓上一塊窗戶上的玻璃，被風吹掉，嘩郎郎一聲，掉在門口的街上。你更害怕了，離我更近了。

淑琳（移動椅子）。更近了。

德衡 我要驅逐你的恐懼，我輕輕地給你一個接吻。我可以給你一個接吻嗎？

淑琳 你還是幻想罷。

德衡 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淑琳把手放在他的手中）。我們讓過去的事體，在我們回憶中消滅。我們夢想着將來，夢想着將來我們甜蜜的生活。

淑琳 我倒真喜歡你講這些。

德衡 一會我們細聲地談話了。我們追述從前我們中間的小秘密。我怎樣對你第一次發生愛情。在那個時候，你還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愛人，我老遠遠地想着你，但是我又不敢十分接近你。

淑琳 對了。那時你非常胆小，我常常背地後笑你呢？

德衡 我暗暗地賄賂劉安公偵探你，我發現——

淑琳 你發現了什麼？

德衡 我發現你使你母親相信，我跳舞跳得很壞。

淑琳 我還偷偷地替你畫了一張像呢。因為我對你的頭，發生了興趣。

德衡 幸福你不是一位藝術家，要不然你就會只對我頭發生興趣，不愛我了。

淑琳 最初自然是你的頭令我發生興趣，但是後來不久，我就知道，真正使我發生興趣的，還是你的心。

德衡 從那時起，你就完全不管藝術了。

淑琳 誰說？我現在還可以畫呢？我敢打賭，我幾筆就可以把你畫得很像。

德衡 我不信。

淑琳 不信你看。

德衡 （把記事本拿出來）。這兒是我的記事本，你可以在上面畫。

淑琳 你可不許動。

德衡 我一點也不動。

淑琳 （動手畫）。頭往左邊偏一點，再往右邊偏一點。你的樣子太嚴肅了。你還沒稍為快樂一點。（德衡作怪像，淑琳大笑。）太怪了！要自然一點。（繼續畫完）。不——不很像！

德衡 （拿記事本過來看，大笑。）這是我嗎？我還以為是德國國社黨的領袖希特拉呢？

淑琳 我好些時候，都沒有練習了。

德衡 你太忙了。

淑琳 可不是嗎？我老是沒有工夫。

德衡 你應當再裝一次病，就像你從前那一次裝病一樣。

淑琳 對了，那時我裝病，完全是因為我想和你談幾句話。

德衡 我知道。那一天劉安慌慌忙忙地跑到我那兒來，說：「王先生，你必須立刻去看小姐，小姐著涼了。」我沒有聽完他的話，立刻提著醫藥箱就開步跑。我雖然對你正式表示愛情，可是我摸了你六次脈。我還替你背誦了一段招涼的講案詳細陳述著涼的緣由。

淑琳 後來你開了一張藥方，我讀起來好像一封情書一樣。

德衡 但是我回家以後，還寫了許多東西，和那一個藥方，大不相同。我得承認——請你不要害怕——那是一種可怕的混合物。

淑琳 反正不是毒藥。

德衡 不是，是一首詩。

淑琳 又是一首詩嗎？幹嗎不給我看呢？

德衡 感天謝地！我還沒有把自己降低到那種程度。可是那一首詩辭句雖然不美，情感却是很真摯的。

我脆弱的心呵！

你怎麼這樣沸騰？

在漫漫地長夜中。

沒有一會兒安靜！

我的思想中只有你。

你是我生命的靈魂。

溫暖的月光射進了窗櫺，

晶瑩的淚珠。透了衣枕。

淑琳 真可憐！你爲我哭了嗎？

德衡 談到我對你的稱呼，也經過許多的變化。起初我簡單稱你爲「可愛的人」，後來改成

「甜蜜的小孩子」，以後我又稱你爲「美艷的女神」。當你那一次和八個人跳舞，讓我冷坐在旁邊的時候——

淑琳 以後我總沒有那樣不理過你。

德衡 我當時就覺得全宇宙都離開我了。在我的詩中，我稱你爲「欺騙男人的魔鬼」，這一句

我用「天哪！我爲什麼這樣倒覆！」來押韻，真是糟極了！

淑琳 「欺騙女人的魔鬼」，這一個名詞，多嫉妒！你真的那樣愛我嗎？

德衡 就是現在還是那樣愛你。

(門鈴響，兩人驚起。)

淑琳 一定是他們來了，真希望他們不來。

德衡 你既然請了他們，就不能希望他們不來了。

(劉安入。)

淑琳 誰來了？

劉安 小姐，沒有人來。

淑琳 那麼誰按的鈴呢？

劉安 我不敢說。

德衡 你說罷，沒有關係。

劉安 我自己按的。我到街上去看看有沒有車來。剛一出去，不小心，門就在後面噹的一聲關上，就把我關在外邊了。

淑琳 真令人生氣！以後當心一點，不要再這樣來攪擾我們。

德衡 對了。不要再來攪擾我們。劉安，你去把門緊緊地關上，把吊橋拉起來，用機關槍把道兒守住，我們要拚命抵抗客人，不許他們任何一個人撞進來。

劉安 老爺，你在開玩笑！你們真快樂呵！假如老太太現在還活着，她一定說——
淑琳 得了，我知道我母親說什麼。你現在去罷。

劉安 我就去。(出。)

淑琳 (靜一會。)

德衡 你要說什麼？

淑琳 你真的以為今天晚上來的客人，都是靠不住的朋友嗎？

德衡 至少都不是真心的朋友。

淑琳 張仲卿總可以算得你真心的朋友了。

德衡 也許是，也許不是。不過無論如何，他真得感謝我。

淑琳 幹嗎也要感謝你呢？

德衡 因為我曾經救過他的命。

淑琳 你曾經救過他的命嗎？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德衡 爲什麼我一定要告訴你呢？並且這是一件關於男女間的事情。

淑琳 那麼現在請你告訴我吧。

德衡 這件事體，就發生在我們訂婚前兩個月，一般社會上的人，都傳遍了，說張仲卿

娶了一個女人，這一個女人是有丈夫的。

淑琳 是有丈夫的嗎？

德衡 有一天，這一位女人的丈夫，查出他們兩人中間不名譽的關係，他立刻要和張仲卿

決鬥。結果張仲卿受了重傷。……

德衡 受了重傷嗎？以後怎麼樣呢？快說！

德衡 傷勢太重了，幾個醫院，都不肯收他。我看老同學的面子上，把他招到我家裏來，用心治他。居然治好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淑琳 真是……

德衡 真是什麼？

淑琳 沒有什麼。我想也許這一場暴風雪，把客人阻止了，所以他們不來。

德衡 可是外面並沒有下雪，也沒有刮風呀！

淑琳 我只願意他這樣！

德衡 你真的願意嗎？

淑琳 我還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告訴你嗎？我管這些生人幹什麼？

德衡 我同意你的話。

淑琳 他們高興來讓他們來好了。可是我們的行動，就像他們沒有在這兒一樣。你瞧！（跑到桌邊，去換了幾張名片。）

德衡 淑琳，你在幹什麼？

淑琳 你瞧這兒……

德衡 呵！我用不着坐在那兩位老古董太太的旁邊嗎？那麼我又坐在那兒呢？

淑琳 這兒！

德衡 挨着你坐嗎？別火了講話嗎？

淑琳 他們愛講什麼就講什麼，隨他們的便！我們反正在一塊兒！

德衡 我極端贊成。

淑琳 （在皮包裏掏出一張片子來。）這兒是我的跳舞片，請你趕快訂下和我跳。

德衡 那一次呢？

淑琳 無論那一次都可以。

德衡 我可以和你跳兩次嗎？

淑琳 跳十次都可以。

德衡 那麼我就訂下了！

淑琳 這樣最好了。我要他們生氣，我要他們永遠不來。

德衡 這是一個最好的主意。

淑琳 我們還得把鐘撥快兩點鐘，讓他們早一點走。

德衡 好得很，讓我來撥。（撥鐘）。索性撥快三點鐘好了。

淑琳 也好。他們越早走越好，我恨他們這一批人！

德衡 我也恨他們。(看錶)。淑琳，你知道什麼時候了嗎？

淑琳 不知道。

德衡 十點五分了。

淑琳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請的客人——

德衡 照經驗而論，這是不可能的。

淑琳 真奇怪！請帖都是我自已親手寫的呀！

德衡 都是你自己親手發的嗎？

淑琳 不是，是交給劉安發的。一定是他——劉安，劉安！

(劉安入)。

劉安 小姐，有什麼事？

淑琳 那一天我給你的請客帖子，你寄走了嗎？

劉安 請客帖子？我不知道呀！

淑琳 我上星期三早晨交給你的。

劉安 (回想)。上星期三——星期三早晨，交給我的嗎？大概是的，我記不很清楚了。我大概早寄

出去了罷？對了，那天穿的就是這一件衣服，你把請客帖子交給我，我就這麼一——

德衡 (一下伸手進劉安的袋子里去。)這些請客帖子還在這兒呢！

劉安 呵，我真糊塗，（沒有氣力，軟攤在沙發上。）

德衡 （又在劉安袋子裡掏出一張請客帖子來。）原來我們的客人，通通在劉安的袋子里！

淑琳 前幾天我還像瘋子一樣，四下去買東西！

德衡 現在我們得把這些東西全吃光！（見劉安不省人事地躺在沙發上。）劉安，老東西，起來！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劉安 小姐，請你把我打發走了罷。我老了，不中用了。我想從前老太太在的時候，你還這樣

小，現在居然作太太了。我心裏真高興，一高興就把什麼事體都忘去了！

淑琳 （劉安，我們原諒你。）

德衡 豈但原諒？我們簡直是感激你！劉安，假如我是中國的皇帝，我一定封你作宰相，因為

你給我的失望是我一生最滿意的失望。劉安，把手給我！（劉安惶惑直絕。）不要推

託，沒有關係的。不是這一隻，是那！

（門鈴響，劉安驚起。）

劉安 現在客人來了！（跑出。）

德衡 真是糊塗！他還以為有客人來呢！

淑琳 假如客人真來了，怎麼辦？

德衡 沒有請就來嗎？不會的。我們得告訴劉安，以後我們會客的時間，是早晨五點到六點。

過時不會。

淑琳 現在我們要快來地慶祝一下——就是我們兩個人慶祝。屋子陳設好了，桌子也鋪好了，我們都穿起整齊的晚裝——

德衡 並且我們還要吃一頓豐富的筵席。淑琳，你看見安琪兒飛進來沒有？

淑琳 看見了，就在那兒，看見得很清楚。

（劉安入。）

劉安 音樂師來了。

德衡 好，你請他們立刻奏跳舞的音樂。（對淑琳鞠躬。）太太，我可以有同你跳舞的榮幸嗎？

淑琳 （掏出片子來。）先生，你早就同我訂好了。

（客廳裏傳出跳舞音樂。兩人跳舞下去。門鈴響，劉安從客廳出來，在窗前眺望。）

劉安 誰又在按鈴？呵，原來是張仲卿張先生，我認識他的汽車。但是我的主人，今晚上不願意會客的。（門鈴又響，響聲更大，劉安退回，坐在沙發上，兩手又抱在胸前。）你按罷，你按罷。你按按多久就多久，我說不去開門呢！

（徐下。）

婚
後

衣
櫥

自
衛

登場人物

劉玉章 農人

婉貞 他的妻子

郭超 婉貞的表弟

張錚 偽軍連長

兵士 二人

佈景

一間農人的屋子，房左有一衣櫥。

幕開時婉貞正在縫衣服。

婉貞 (低聲唱)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劉玉章入)

嘿，玉章，你回來了嗎？今天鎮上有什麼新聞？(玉章累極坐下，兩手捧頭。)喝一盃茶好不好？(起來欲倒茶，玉章搖頭。)不喝嗎？(婉貞又坐下縫衣服，低聲唱。)

中華民族，到了

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們發出

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

我們——

玉章 不要再唱了！

婉貞 幹嗎不可以唱呢？我喜歡！

玉章 你知道這是什麼歌嗎？

婉貞 義勇軍進行曲呀！

玉章 我們這個地方，已經淪陷了兩年多，四面都是敵人和漢奸，你還在唱義勇軍進行曲，高

一被別人聽見——

婉貞 聽見怎麼樣？頂多不過是一死！

玉章 你們女人家真是不講理性，動不動就滿嘴的「死」！其實真要到生死關頭，你還是怕

得要命！

婉貞 你也許怕得要命，我可不！

玉章 少說些費話罷！我的晚飯呢？

婉貞 你等一會，讓我替你去做。

玉章 幹嗎不先給我作好呢？

婉貞 我知道你什麼時候回家？上一次不是先給你作好了嗎？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三等也不來，一直到了深更半夜，你纔撞回家！灌了一肚子的黃湯，衣服都不脫，躺在牀上睡著了。後來——

玉章 過去的事情，老講牠幹嗎？現在你也用不着替我作晚飯了，我不餓。

婉貞 難道你就因為這樣兩句話就生了氣，連飯都不吃嗎？

玉章 誰生你的氣？你沒有看見，我進來的時候，就頭疼嗎？現在疼得更利害，我吃不下飯。

婉貞 等我去給你拿一包頭疼粉來。

（在衣櫃頂上拿出一包頭疼粉，倒在杯子裏，沖上開水，讓玉章喝。）

玉章 這是什麼藥，真難吃！

婉貞 藥又不是糖，有什麼好吃？你真是一個大孩子！現在你替我規規矩矩地坐着（把他放在

搖椅上，再端一張矮凳來，讓玉章放脚。）讓我把靴子替你脫下來。（替他脫下靴子。）

現在你舒服些嗎？

玉章 身體到舒服些了，就是心裏頭不舒服。

婉貞 幹嗎不舒服？

玉章 你不用管我好了！

婉貞 我不管你？我要不管你，你把草都吃完了！

玉章 對了，你罵得對！我真是一條牛，一天犂到晚，盡替別人犂草！

婉貞 生意沒有作成，對不對？

玉章 我費了天大的氣力，好容易把會五對付好，誰知道他犂的，來了一個漢奸，把會五的米一齊都收去了。

婉貞 這些漢奸真混蛋！

玉章 簡直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幫日本人來欺負中國人！

婉貞 我們得想法子殺掉他們！

玉章 少說費話罷！我們有什麼勢力同他對抗？他們後面有日本兵。

婉貞 日本兵我們也要抵抗。

玉章 我看你簡直在發瘋，這個你也要抵抗，那個你也要抵抗！你是一個女人，你會作什麼？

婉貞 你是一個男人，你也不見得就作出了什麼？——今天鎮上熱鬧嗎？

玉章 簡直擠得水洩不通。

婉貞 幹嗎這樣多人呢？

玉章 因為出了一件謀殺的事情。

婉貞 那一個被謀殺？

玉章 我並沒有說什麼人被謀殺。

婉貞 但是你說——

玉章 其實我說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是說河邊上有兩個人打架，有一個人就被打死了。

婉貞 誰？

玉章 那個大個張雲。

婉貞 是不是張錚張連長的弟弟？

玉章 除了他還有什麼人！

婉貞 誰打他？

玉章 誰打死他，同你有什麼關係？

婉貞 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想知道知道罷了。

玉章 你什麼事體都想知道，你知道得太多了！張雲是你什麼人？同你有什麼相干？你一定要知道打死他的人？

婉貞

張雲同我倒不相干，不過我的表弟郭超，常常同他在一塊兒，他們兩人老打架，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樣。

玉章 這句話又在罵我，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一個打死他，但是我知道——

婉貞 你知道什麼？

玉章 我知道打死他的人，是很可憐的。

婉貞 爲什麼？

玉章 你真是女人家，一點理性也沒有。

婉貞 我不明白，打死他的人，幹嗎可憐呢！

玉章 睜，你不明白，我清楚，現在是什麼世界，張錚是什麼樣的人，平常他就橫行霸道，現在他又作了連長，他能夠讓打死他的兇手逃走嗎！

婉貞 但是你說他們是打架呀！也許是誤傷。

玉章 誤傷也好，不誤傷也好，反正張錚不是好惹的人，誰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他就算倒霉定了。

婉貞 這個人真可憐：

玉章 我說他活該，他幹嗎要惹張錚呢？

婉貞 奇怪，這個人是誰。

玉章 當時亂哄哄的，兇手看見出了人命，立刻就溜了，誰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倒是有好幾個嫌疑犯。

婉貞 我希望不是我備表弟郭超。

玉章 要是他，他死定了。

婉貞 張雲這一個傢伙，根本就不是好東西。

玉章 他簡直是一個流氓，同他哥哥一樣，到處欺負人，喝了兩杯白乾，動不動就要和人拚命。

婉貞 他有一次拿着一把斧頭去找郭超。

玉章 不要講廢話了，管他拿一把斧頭，還是兩把斧頭，你讓我休息一會——不，我還得去監

散工。

婉貞 你既然不舒服，到裏邊去躺一會好了。

玉章 我怎麼能够到裏邊去躺，這些僱來的工人，你不瞧着他們，他們全坐着聊天。

婉貞 讓我去替你監工好了。

玉章 你連你還不是一樣地靠不住，事情要辦好，只有我自個去，把我的襪子給我，

婉貞 玉章，讓我去罷，我一定用心看着他們。

玉章 把我的——襪子——給我，我要告訴你多少遍，我沒有叫你說話的時候，頂好是少

說話！穿上襪子——真是，剛纔我進門的時候以為總可以休息休息，現在還是不成，（往外走）

你在這兒瞪着幹嗎？還不去替我預備晚飯。

婉貞 你不是說你不吃飯了嗎！

玉章 哼，飯都不吃，還活着幹什麼？真正豈有此理，一個人爲着一個家，一天辛苦到晚，結果連飯都沒有吃。

婉貞 你少囉囉一點，我去替你作就是。

玉章 我知道你成心要把我氣瘋，你對我永遠也是這樣！（出）。

婉貞 （搖頭，縫衣服，低聲唱……）

起來，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

最危急的時候，

每個人們——

（有人猛烈敲後門。）誰？

聲音 是我！

婉貞 （起來至後門，）你是誰！

聲音 是我，婉貞，趕快讓我進來。

婉貞 哦！（開門，郭超進，）表弟，好久不見了，你好嗎？

郭超 表姊，現在什麼都完了。

婉貞 是怎麼一回事？

郭超 因為我——

婉貞 你是說張——

郭超 對了，是我幹的。

婉貞 你幹嗎作出這樣事呢？

郭超 他替日本人當走狗，他屢次約我加入，我不幹，他氣了，說要揍死我。今天在河邊上撞見，他說他要替日本人找二十個女人，要我去幫他找。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馬上給他一個耳光，他就同我打起來。誰知道他一交拌在地上，左邊太陽穴碰着一塊石頭，他就死了。

婉貞 真可憐！

郭超 我本來不想打死他，這是他自己碰死的。

婉貞 我到並不是責備你。像他那樣的漢奸，早就應該死的，我只可憐你。

郭超 我知道，張錚決不肯饒我的。

郭貞 他們知道，你打死他嗎？

婉超 當時只有兩個人瞧見，不過不久就會知道的。

婉貞 那順你怎麼辦呢？

郭超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婉貞 張錚今天晚上一定會來追你，也許現在已經追來了，你總得想個法子。

郭超 婉貞，你是我的表姐，是不是。

婉貞 當然是，你何必問呢？

郭超 我們從小說一塊長大，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是不是。

婉貞 這還用問嗎？

郭超 自從我的父母和你的父母死了以後，你是我最親愛的人，是不是。

婉貞 你老問這些幹什麼？

郭超 告訴我，你是不是我最親愛的人。

婉貞 我想是。

郭超 婉貞，你忍心把我趕出門去，讓張錚捉住我，把我殺死嗎？我並沒有犯什麼罪，這完全是誤傷。

婉貞 我當然不能把你趕出去，算你真犯了罪，我也不能趕你出去。

郭超 婉貞，你願意救我嗎？

婉貞 我當然願意救你。但是你不要這樣耽擱工夫。你預備在那兒躲呢？那兒最安全呢？你須

得想一想，到底上那兒，最好？

郭超 我想你也許可以讓我躲在這兒。

婉貞 我嗎？

郭超 對了，你和玉章。

婉貞 我和玉章嗎？

郭超 我想你們兩人也許可以——

婉貞 抵抗張錚嗎？

郭超 抵抗他當然不成。我只要求你們暫時收容我，一直等到我逃上船，只要一上船，我就有命了。

婉貞 假如張錚來——

郭超 我知道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但是我現在沒有第二個辦法。我請求你——

婉貞 我到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的丈夫——

郭超 不會有多久的，頂多不過一兩夜。

婉貞 我看這件事體，有點麻煩。

郭超 只要能够把張錚混開，讓他追到旁的路線，我就可以趁此機會，溜到雙眼橋上船，這一定是很快的，說不定只要今天一晚。

婉貞 就是玉章麻煩。他最怕事，一點勇氣也沒有，他簡直不是一個男人，我又是一個婦道人
家，恐怕我擔當不起。

郭超 婉貞，救我罷！你不救我就沒有人救我了。

婉貞 我希望我能够打一個主意。

郭超 我能够到別的地方去嗎？

婉貞 幹嗎要到別處去呢？感着好好親戚家裏不是？你就在這兒好了。我現在發愁的，就是怎

樣教玉章對付張鈺。

郭超 婉貞，你真好！我想抱一抱你！

婉貞 胡說！你還是從前那樣小孩子脾氣？

郭超 我藏在那兒呢？

婉貞 趕快到羊牢裏邊去！那兒他們找不着你！快去，趕快去！

郭超 婉貞，你真好！只可惜從前媽媽不讓我討你！

婉貞 這是什麼時候？你還要胡說八道：你聽，外邊有腳步聲！

郭超 好，再見！（出）。

（玉章入）。

玉章 婉貞！

婉貞 什麼事！

玉章 什麼事？我的晚飯呢？我出去了這麼久，你還呆在這兒，晚飯也不替我預備，你成心要把我餓死嗎？

婉貞 本來已經要去替你作晚飯，湊巧又來了一位客人。

玉章 一位客人，誰請他來的。

婉貞 誰也沒有請他，他自己來的，他是我的親戚。

玉章 哦原來是你的親戚，他要在這兒住多久呢？現在糧食這該貴，家裏還要招待客人，真是！假如你不反對，我倒願意他多住幾天。

玉章 但是你素來就知道我反對招待客人呀！特別在這個時候。我們自己都還管不了，那裏還有錢來管生人。我家裏房子又少，加上一個生人，多不方便？你知道，我素來就反對生人住在我們家裏。

婉貞 剛纔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他不是生人，他是我的親戚。

玉章 親戚就更糟了。假如是一個生人，倒還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是一個親戚，我更要好酒好肉地招待他，這真是受不了！你們女人家，只顧面子，從來不肯替男人想一想。只曉得花錢！我一天躬起背掙，你一天放起手花。你就是這樣對得起我！

婉貞 你不要噤哩咕嚕，他住不了幾天。

玉章 我老實告訴你罷。假如你的親戚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你就讓他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吃完早飯，就讓他走。假如他是一個無賴子，窮光蛋，我今晚也不能讓他住在我的家裏，我自己要叫狗咬他。

婉貞 我不能這樣。我已經讓他進來了，我不能再把我的話翻轉來。並且別人在性命交關的時候——

玉章 什麼？性命交關的時候？這個人到底是誰。

婉貞 我的表弟郭超。

玉章 郭超！他幹了什麼事？他這個小流氓。

婉貞 他不是流氓，他是一個誠實的工人。

玉章 管他媽的是什麼人，他幹了什麼事。

婉貞 他！他和別人打了架。

玉章 什麼？他和別人打了架嗎？在那兒？

婉貞 在河邊上。

玉章 糟了，是不是他——

婉貞 他把張去打死了。

玉章 張錚的弟弟。

婉貞 對了，就是張錚的弟弟。

玉章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女人，你成心要害死我，什麼人你不可以讓，你偏偏要讓一個兇手進我們家裏來。

婉貞 玉章，郭超是我的表弟呀。

玉章 表弟，狗屁，你簡直不知道，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萬一張錚帶人追來，找着他——他們一定找不着他。

婉貞 他現在那兒？

玉章 在羊牢裏，那不是一個頂好的地方嗎？誰也不會疑心的。

婉貞 你想得真好，張錚那傢伙多狡猾，只要他鼻子一嗅立刻就知道誰藏在什麼地方。哎喲！我的頭又疼起來了！我簡直不知道我現在在那兒？我一天累到晚還不夠，回家來還要體上天大的禍事！張錚一定會來，一定會羊牢裏找住他。張錚那傢伙一定會放火燒我的房子，一定會把我家裏一切的東西都搶光，他一定會把我燒死在床上。我真是一個可憐的人，一天累到晚，到現在晚飯都還沒有吃，頭疼得要命，還要被人燒死！死了連棺材都沒有。丟在關山上，讓野狗來拖，讓老鴉來啄，呵——呵——（抱頭）。

婉貞 不要這樣亂想，決不會的！你可憐可憐郭超罷。

玉章 我可憐可憐郭超，你讓郭超可憐可憐找好了。我是一個已經毀了的人。張錚這傢伙一定

會來，張錚一定會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拖上地下。他要用大拳頭，打斷我的肋骨。他一定會的，他一定會的，我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現在你要我去惹他，把謀殺他弟弟的兇手，帶到我的家裏來。假如謀殺了劣的人，還不要緊，偏偏他謀殺的又是張錚的弟弟！

婉貞 這不是謀殺。這是他們打架的時候，張錚的頭碰在石頭上死的。

玉章 管他是怎樣死的，張錚那傢伙，肯聽我的話嗎？他一定會說：老劉，你說得對，你說得對極了。不過，對不起，我得搶你的東西，牽你的羊，我得燒你的房子，把你活活的燒死在床上！哎喲！哎喲！我的頭！（抱頭哭）。呵，呵。

婉貞 玉章，不要這樣吧。你是一個男人，得站起來像一個男人的樣子。這樣哭哭啼啼，別人看見，多可笑！

玉章 你少說些廢話吧！你再說，我真要瘋了！

婉貞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去替你作晚飯。

玉章 哼！還要作晚飯，張錚的大拳頭，就是我的晚飯。你少氣我些，讓我安安静静死吧。

婉貞 我想張錚一會就要來的。他一定要到我們家裏來。他的耳目很多，一會就會有人報告他，郭超逃的什麼方向。

玉章 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婉貞 辦法很危險，你勇敢點，不要怕，決沒有危險。張錚要來，面對面釘着他的眼睛，叫他滾出去。

玉章 你發瘋了，你說的什麼話？我想他一定來了。婉貞，你在窗子上望一望，他來了沒有？

婉貞 (望窗外) 有人來了，一大羣。

玉章 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婉貞 拿點精神出來，像個男人樣子！他們來得很快，一定就到這兒來。對了，就是張錚，我已經看見他的斗篷了。他領着一羣人在頭裏走着。玉章，你現在必須要大膽。

玉章 哎喲！哎喲！

婉貞 除了羊牢以外，你還有更好的地方沒有？

玉章 哎喲！救命喲！

婉貞 沒有出息的東西！從前我媽媽幹嗎要把我嫁給這樣一個人？你以為張錚會在滿牢的羊裏找出郭超嗎？我敢說，他一定不會。

玉章 郭超到沒有關係，我想的是我自己。

婉貞 不要臉！

玉章 我的日子過得好好的，我手裏也有許多錢，假如不出這個亂子，明年我可以買對面張七的田了——

婉貞 不要怕！郭超想一想。拿點勇氣出來，裝做沒有事的樣子。回來張錚進來，看見你這種神氣，事體就糟了。

玉章 還怕不糟！我們都沒有命了！

婉貞 我們的命到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我們客人的命。

玉章 一個小流氓的命，比我們的命還要緊嗎？你說話講不講理？

婉貞 玉章，你不要怕。郭超在牢牢裏很安全的，張錚決找不出來。我們大家的性命，就靠你現在的神氣。（抓住他的前衣服。）站起來，不要縮頭縮頸，像個死王八！挺胸挺起來。掛一臉的怒氣，像個強盜。——這已經稍稍好點了。他們到門口了。（敲門聲。）

玉章 （軟下來，坐在椅子上。）哎，我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婉貞 （又把他抓起來）。你死了我也得把你抓起來！站着，不要怕！假如你還要命，你就不

要怕！（敲門聲）玉章，去把門打開。

玉章 我不能，我辦不到。（敲門聲）。

婉貞 就來了，玉章去，快去！

玉章 我沒有氣力，我走不動！婉貞，你去吧！

婉貞 你是男人哪！開門是你的事情！

聲音 開門，再不開就打進來！

婉貞 那只有我去了。你這兒沒有零頭的東西！（開門。張錚聞十兵二人入。）

張錚 劉大嫂，請了晚飯沒有？

婉貞 對不起，張連長。我的丈夫今天有點神經錯亂。

張錚 他受了什麼刺激嗎？

玉章 哎喲！哎喲！

婉貞 沒有什麼，張連長。小生意，折了本。回家就是這個樣兒。嘴裏不斷唸，週身都涼了，簡直像一個死人。——張連長這樣晚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我記得自從上個月在鎮上看見你，一直到現在，就沒有再看見你了。

張錚 我忙呢，（走到玉章面前，用力拍他的背。）

玉章 哎喲！連長！不要打呀！有話好好說，不要打！

張錚 我想和你談談。

玉章 談談嗎？好！好！很好！

張錚 （對兵士們）。出去，叫外邊的人，都不要動。叫你們進來再進來。

兵士 （敬禮，下。）

婉貞 連長，你們的兵士們不喜歡喝點酒嗎？我們家裏有很好的紹酒。你們不是從王家山來的嗎？有什麼事，我可以替連長效勞嗎？

張錚 沒有什麼，我要在這兒和你丈夫談幾句話。

婉貞 你有話對我談好了，連長！我的丈夫有點神經錯亂。

玉章 對了，我頭痛得很。連長，你有什麼事，同婉貞商量好了。

張錚 這件事，非同你談不可！對了，劉大嫂，你剛才不是說你家裏有很好的紹酒嗎？你可以

到廚房去給我們煮點紹酒嗎？

婉貞 我可以在這兒煮嗎？廚房的火滅了。

張錚 在這兒煮，氣味太大，使我頭暈。我看你還是出去的好。外邊的月亮真好看的。

婉貞 月亮有什麼好看？我從來不喜歡看月亮。

張錚 我明白，但是我有一點事體，必須得和你丈夫單獨談談。

請你到旁邊屋子去，我決不會讓你等得很久。

婉貞 連長既然這樣吩咐，只有遵命。但是，你得答應我，不要告訴我丈夫關於王家山那些娼

婦的事情，他已經知道得太多了。

張錚 劉大嫂，你不要吃醋。我連一個娼婦也不會說。

婉貞 我懂你們這些男人，總是這樣鬼鬼祟祟的。回頭我有法叫玉章把什麼話都告訴我。（滿

不在乎地出去。）

張錚 老劉，我只有句話問你，郭超到那兒去了？

玉章 你同的誰呢？郭——郭什麼呢？

張錚 郭超！

玉章 那一個郭超？

張錚 你還想有那一個郭超？你妻子的表弟，你的表弟！

玉章 你說的是那一個小流氓嗎？

張錚 對了，就是他，他到那兒去了？

玉章 我沒有看見他。

張錚 胡說！你看見他了。

玉章 是的，看見他了。

張錚 在那兒？

玉章 他不是在鎮上嗎？今天下午我看見他。

張錚 混蛋！不要鬼扯！老實說，他在那兒？

玉章 你找他幹嗎？

張錚 你還不知道嗎？你真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

(拔刀)。

玉章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張錚 你知道什麼？

玉章 我知道他把你弟弟打死了。

張錚 一點也不錯。

玉章 我聽着心裏頂難受的。郭超到那兒去了？

張錚 他媽的，我問你，你到來問我了！

玉章 我不知道呀！

張錚 （把刀在桌上一拍）。老劉，你再不說，我給一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玉章 連長，千萬不要生氣！我說好了！

張錚 （持刀威脅）說，快說！

玉章 我說什麼呢？

張錚 你說他在那兒？

玉章 我不知道呀！

張錚 有人親眼看見他，向這個房子來。

玉章 向這個房子來嗎？

張錚 在半點鐘以前。

玉章 真奇怪！我怎麼沒有見着他呢？

張錚：你這個傢伙真混蛋！（左手抓住他的前衣服）。我要殺死你！

玉章：不要這樣，連長，不要這樣！

張錚：那麼，你趕快說！

玉章：連長，你瞧，你把我嗓子都弄壞了，我要害三天的酸嗓子。

張錚：只要你知道我的利害就成了。郭超在你家裏，對不對？

玉章：我不敢說！

張錚：那麼，他一定在你房子了。他藏在那兒？

玉章：我那兒能告訴你呢？請你原諒我，連長，我要告訴你，我就得離開這兒，村子裏誰也不會再理我。

張錚：那我管不着，他藏在那兒？

玉章：我不能說。

張錚：你不能說嗎？老劉，你看見這把刀子嗎？頂鋒說的。只要我的手稍爲動一動，牠就可以闖進你的心！

玉章：連長，萬萬不要開玩笑！

張錚：那麼你說好了。

玉章：連長，你可憐，可憐我吧！我要說了，不獨村裏的人不理我，連我的老婆都不理我！

張錚 老劉，你要放明白點，在我離開了這屋子以前，我一定要得着郭超。要不然，我就把你的頭割下來。你明白了嗎？

玉章 我明白了，我十分明白。我願意作任何事，我願意說任何話，但是我不能夠告訴你他在那兒。因為我不敢——

張錚 好了，我了解你，我也不要你告訴我他在那兒。

玉章 謝謝你，連長，謝謝你。

張錚 不容忙，讓我們兩人來籌劃一下。你不願意我拿這把刀子，把你的頭割下來，同時你也不願意別人罵你是好細——

玉章 對極了！

張錚 那麼好了，你可以把郭超暗地裏交給我。

玉章 這個不行！他們總會知道的。婉真會告訴他們。

張錚 你這傻瓜，我並不是要你當着人出賣他。

玉章 連長，你是什麼意思？

張錚 我的意思很簡單。你祇要給我一個暗示，我假裝搜查這個屋子，就好像碰巧發現了他，

這同你就不是沒有關係了嗎？

玉章 但是——

張錚（在腰裏掏出一百塊錢來）。老劉，你看見這一疊票子嗎？
玉章 看見了。

張錚 這十元錢一張的鈔票，一共十張，是一百塊錢。

玉章 對了，一百塊錢。

張錚 要是你說了，全都是你的

玉章 全都是我的嗎？

張錚 我決不瞞你，你放心！你還嫌少，我再加一百塊。（又掏票子）。

玉章 一共二百塊錢嗎？

張錚 對了，二百塊大洋都是你的。

玉章 你可以把票子給我看看嗎？

張錚 可以，你拿去吧。他在那兒呢？他在這衣櫃裏嗎？

玉章 不，他不在衣櫃裏。

張錚 衣櫃裏是什麼東西？

玉章 是婉貞的東西。

張錚 他在樓上嗎？一定在樓上，對不對？

玉章 不對，他不在樓上。

張錚 還有那兒？

玉章 連長！

張錚 慫！

玉章 你得賭咒不告訴任何人。你賭咒不說是我講的。

張錚 我一定不。

玉章 你可出去數一數羊。你明白嗎？

張錚 從牛房那邊去，對不對？

玉章 從牛房左邊去。

張錚 謝謝你，老劉。

玉章 現在你要裝上樓去搜搜嗎？

張錚 對了，我得先叫劉大嫂進來。

玉章 最好不要叫她進來。不要叫——

張錚 她進來，我才放心。來人哪！

（兩兵入）

張錚 李大興，你去請劉大嫂進來。

（兵入屋，婉貞入。）

婉貞 好了，你們談得愜意了。

張錚 不很愜意。你丈夫嗓子不好，許多話他都講不出，對不住。劉大嫂 既然你丈夫不肯

說，我只好搜搜屋子。

婉貞 幹嗎要搜我的屋呢？我沒有私藏槍枝子彈。

張錚 這是公事。

婉貞 什麼公事？

張錚 我要找你的表弟，郭超。

婉貞 你找他幹嗎？

張錚 你當然知道我找他幹嗎。

婉貞 你要找他，你到他家裏去找他好了。我告訴你，這兒是我的家，不是郭超的家。

張錚 不要急，劉大嫂，這沒有什麼關係。

婉貞 怎麼說沒有關係？我好好一個家，你替我翻得亂七八糟。

張錚 我指揮我的士兵們小心好了。

婉貞 不管怎麼樣，我不能讓你搜。

張錚 我偏要搜！

婉貞 (對玉章)。蠢東西！你在那兒坐着幹嗎？你眼睜睜地，看別人抄你的家嗎？真丟氣

死！

張錚（對兩兵士）。來，我們上樓去。我們得把每一間房子都搜過。

婉貞 你們不能上樓，我樓上有貴重東西。

張錚 我要的是人，不是東西，你放心好了。來，上樓去。

兵士甲 報告連長！

張錚 什麼事？

兵士甲 這個衣櫥。

張錚 衣櫥怎麼樣？

兵士甲 我想他也許——

張錚 無意識！我想他一定在樓上，我們趕快去！（對玉章）。老劉，你也來，免得回頭失掉了什麼東西。

婉貞 玉章，你往那兒去？

玉章 同連長上樓去。

婉貞 真想不到，你會不要臉到這樣地步！親自帶起人去抄你家！你還一個人嗎？

張錚 老劉，來，快來！

玉章 婉貞，就在這兒等好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同張鐘及兵士出。)

婉貞 (一眼看見桌上的鈔票，把玩，點頭會意。)

玉章 (在樓上)。婉貞！

婉貞 什麼事？

玉章 沒有什麼，我想知道你在不在下邊。

婉貞 (沈吟，看一看衣櫥。輕快地跑出，把郭超立刻帶回來。)

郭超 婉貞！

婉貞 不要講話！一句話也不要講。)

玉章 婉貞！

婉貞 老叫什麼？

玉章 你還在下邊嗎？

婉貞 我不在下邊，是鬼在下邊！(對郭超)。進衣櫥去，趕快！

郭超 婉貞！我現在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願意告訴你一句話。

婉貞 你還要講什麼話？

郭超 我愛你，從小就愛你！

婉貞 傻孩子！快進去，我還得把你鎖在裏邊。假如你要打噴嚏，你可以按住你的嘴唇。(她

鎖好。用布擦桌子，裝假預備晚飯。張錚、玉章、兵士入。）

婉貞 好了，連長，想來你已經把我的老弟找着了！

張錚 我還沒有搜查完。

婉貞 還沒有搜查完嗎？假如我是你，我一定還要進廚房去看一看。鍋蓋我也得揭開，說不定在鍋裏頭煮着呢！

張錚 （對兩個兵士）。你們進廚房去看看。我回外面的弟兄們到田場去搜查。

（兩兵士出）

婉貞 連長，到田場上去搜查，可要小心點，不要驚擾了舍兄。

張錚 你說誰？

婉貞 驢子。

張錚 你在開我的玩笑，是不是？我告訴你，你笑得太早了？等我搜完以後，你還敢笑，才算本事。

（出）

婉貞 玉章！

玉章 什麼事？

婉貞 這一捲鈔票是誰的？

玉章 鈔票嗎？那兒有鈔票？

婉貞 就在這桌上，這是幹什麼的？

玉章 這是我從鎮上帶回來的。

婉貞 你在說謊話！

玉章 不是！不是！

婉貞 到底什麼一回事？

玉章 我想是張錚進來的時候，放在那兒的。

婉貞 你親眼看見他放在這兒的嗎？

玉章 不要老問我！你聽！

婉貞 聽什麼？

玉章 我彷彿聽見場子裏有一種聲音。

婉貞 奇怪，我怎麼一點沒有聽見？

玉章 我聽見有人叫。

婉貞 是的，我也聽見有人叫。這一定是他們把郭超搜住了！

玉章 我希望他們搜不着他。

婉貞 我們已經爲他，費了很大的力氣。現在只有求觀音菩薩保佑他。

玉章 假如他們真正搜着他，怎麼辦？

婉貞 那不糟了嗎？

玉章 婉貞，你聽有人呻吟沒有？

婉貞 是嗎？那麼一定他了！可憐的郭超！可憐的表弟！

玉章 無論如何，我們總算對得起他了。

婉貞 是呀！你真對得起他！推頭以後，觀音菩薩幫助你，就像你幫助郭超一樣！

玉章 你聽！（外面呼喊聲）。真的抓住他了。

婉貞 （蒙上他的眼。）呵，我的表弟！我的表弟！現在一切都完了！

玉章 婉貞，不要那樣叫！

婉貞 表弟，你死得太苦了！呵，表弟，表弟！

玉章 婉貞，你那樣哭我的神經受不了。

婉貞 呵，表弟！可憐你年紀青青的就死了！你作鬼也不要忘記你的仇人，你一定要把他們活捉到陰間去！

玉章 婉貞，不要糊說！你聽，他們回來了！

婉貞 （用手再蒙上眼睛）。他們一定把屍首抬進來。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張錚偕兵士人。）

張錚 老劉，我得同你算賬！

婉貞 你們這些兇手們，你們爲什麼要殺死他？你們憑什麼要殺死他？

張錚 你發什麼神經病？

婉貞 可憐我的親弟！你死得好苦呀！他們幹嗎要殺死你呀？

張錚 你見了鬼嗎？你號什麼？誰殺死你的表弟？

婉貞 你們不是在外邊，把他捉住了嗎？

張錚 捉你媽的死鬼！老劉，我得把你耳朵擺下來！

玉章 連長，不要打我！

張錚 我要把你這個混賬忘八蛋，活活打死！你敢放走他？

玉章 放走他？我並沒有放走他呀？

張錚 你不放走他，幹嗎我找不着他？

玉章 我怎麼知道？我以爲你一定把他捉住了。

張錚 混蛋！你拿了我二百塊錢，說你的表弟藏在羊牢裏，等我去捉，你又放走他！

玉章 我並沒有放走他呀！

張錚 你這個說謊的東西！我要你的命！（抓住他）。

玉章 連長，饒命呵！饒命呵！

張錚 他現在到那兒去了？

玉章 我真是不知道！你打死了我也不知道！

張錚 他是不是到黃汝昌家裏去了？

玉章 也許到黃汝昌家裏去了，他們兩人平常很要好的。

兵士甲 黃汝昌家裏到是一個可靠的地方，我們得趕快去！

張錚 好的，我們馬上就去。假如我找不着他，你小心你的腦袋！

(要走)

兵士甲 連長，你還沒有看那個衣櫥呢？

張錚 對了，衣櫥，(看有錯)。老劉，鑰匙在那兒？

婉貞 鑰匙到有。但是你是什麼人？你要我的鑰匙？我偏不給你，我看你會把我怎麼樣？

張錚 快點拿出來！

婉貞 我告訴你，我不給你？

兵士甲 連長，把衣櫥打爛好了。

張錚 給我鑰匙。不然我——

玉章 婉貞，把鑰匙給他好了，你怕什麼？

婉貞 我本來不怕什麼？我就是不願意他翻我的東西！樓上樓下都翻遍了，還不够，還要來翻

我的衣櫥嗎？真正豈有此理！

張錚 你再不給我把你房子一把燒了。

婉貞 （把鑰匙扔在地上）。你要開，拿去好了，隨便你！

張錚 （轉變）。只要你肯給我，就行了，現在，老劉，把鈔票還我。

玉章 連長，你不是已經給我了嗎？

張錚 現在人還沒有捉住，你得還給我。

玉章 連長，你已經拿出手的錢，還好意思收回嗎？

婉貞 玉章，還給他！你怎麼這樣不要臉！（把錢扔在地上）。再到黃汝昌家裏再試別人！出

去，都給我滾出去。

（兵士甲拾錢）。

兵士甲 連長，我們趕快走！要不然，他又跑了。

（張錚同兵士甲乙出）

婉貞 （用鑰匙把衣櫥鎖打開，但不開門，背依着衣櫥門，回身對玉章。）

玉章 好了，他們都走了。（婉貞不答）今天的事體，總算過去了。（婉貞仍不答。）婉貞，我

給你說話，你總可以答一句呀！

婉貞 是的，我要答你一句。從今以後，我們要分開。我立刻要離開你的家！你收了二百塊

錢，出賣了郭超，出賣了你的客人，我的表弟！從前我以為你是一個無用的人，現在我才知道你是一個下流的東西！你不是人，你簡直是一條狗！表弟，出來！（開衣櫥門，郭超出。）

玉章 呵！郭超！

郭超 剛才一切的話，我都聽見了。真想不到你作出這樣不要臉的事情！

玉章 表弟，我剛才並沒有那種意思——我賭咒我並沒有。這不過是開玩笑，我可以解釋。不要解釋了！婉貞，我們走吧。趁他們到黃汝昌家裏去，我們就可以溜上船。

（婉貞出，郭超隨後。）

玉章（瞠目）。天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幕急下。）

人物

夏三爺 年四十六。

夏太太 年四十五。

夏佩芝 年二十二，夏太太的女兒。

夏明遠 年十二，夏太太的兒子。

曉雲 年二十，夏太太的使女。

張秀才 村中教學先生，年五十。

吳麻子 長工，年三十。

趙玉和 農人，年四十。

小三子 牧童，年十五。

日本軍官 一人。

日本兵 二人。

佈景

夏三爺的客廳，完全中國式。

幕開時曉雲正在打掃臺椅上的灰塵，一會完畢，提着小水桶從左門進去。她去後夏明遠從右門入，他穿西裝，但是處處表現不合式，在屋中四處一望。

明遠 曉雲！曉雲！（不應，大聲叫）曉雲！曉雲！

曉雲 （跑入）什麼事？

明遠 我的手巾呢？

曉雲 呸！原來爲的是一塊小手巾，我聽見你喊得那樣兇，我還以爲誰要我救命呢！

明遠 對了，我要你救命，你肯嗎？

曉雲 二少爺，不許亂說，你要手巾作什麼？

明遠 （指胸前袋子）放在這裏面，

曉雲 哦！你要那一塊花手巾，是不是？

明遠 對了。

曉雲 一個男人，用一塊花手巾，多難看！我看你不要了吧！

明遠 你知道什麼？穿西裝，不放花手巾，不時髦。

曉雲 哈哈！這算什麼時髦？我勸你以後不要用女人的東西，你是一個男人，你應該學軍人，

拿着槍，上前去衝鋒，打戰。

明遠 曉雲，你喜歡軍人嗎？

曉雲 對了，我喜歡軍人。

明遠 曉雲，你看我像不像軍人（挺胸握拳怒目，曉雲大笑。）

曉雲 二少爺，軍人不是你那樣子！

明遠 不是這樣子，是個什麼樣子呢？

曉雲 像王鐵生那個樣子。

明遠 你說得不錯，王鐵生，到真算得一位軍人，去年在宣城，我親眼看見他一個人打倒三十幾個。

曉雲 還有一次，他打土匪，多利害！

明遠 那時一千多土匪，從這裏經過，要打宣城，王鐵生帶了一百多人，就把他們打散了，

把土匪打死了一百多，每一個人背兩隻槍回家。

曉雲 像他這樣的人，真了不起！二少爺你要學他，將來好打日本人。

明遠 我最恨日本人，只要他們來，我一定同他們拚命！

曉雲 聽說日本人殘酷得很，到一個地方，就是先搶後殺。尤其是女人都搶去。

明遠 曉雲，不要怕！有我，我會保護你！

曉雲 哈哈！你保護我！你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

明遠 曉雲，我已經告訴過你十幾次，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今年雖然才十二歲，但是我的個子已

經不小了，我是一個大人，我是一個軍人。

曉雲 好，好，好！就算你是一個小軍人吧！

明遠 小軍人不成，是大軍人。

曉雲 好，就算你是一個大軍人。那麼好了，我也是大軍人，對不對？

明遠 曉雲，不對。你不是軍人，你是美人。

曉雲 我不是美人，你姊姊才是美人。

明遠 姊姊那麼比得上你，你看她穿起高跟鞋，走起路來，難看死了！我就不喜歡她，我就喜歡你。你嫁給我，好不好！

曉雲 二少爺，你再這樣胡說，我告訴你媽媽去！

明遠 不說也可以，反正我愛你。

曉雲 還要胡說嗎？

明遠 這不是胡說。

曉雲 你記着，我三天不同你講話！（一趟跑出去）

明遠 三天不同我講話！我不信！（回身欲走，佩芝上）

佩芝 明遠，你在這兒幹嗎？

明遠 談天。

佩芝 一個人怎能談天？

明遠 我既然說談天，當然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人。

佩芝 誰？

明遠 我的愛人。

佩芝 瞎說，你這麼點一個小孩子，有什麼愛人？

明遠 姊姊，我不許你再叫我小孩子！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佩芝 你不是小孩子且什麼？

明遠 我是大人，我是軍人！

佩芝 (笑) 真了不得！我們家裏，居然出了一位軍人！

明遠 你不啻嘲笑我！

佩芝 我就承認你是軍人好了，但是你剛纔同誰在談天呢？

明遠 同我的愛人。

佩芝 誰？

明遠 就是曉去！

佩芝 弟弟！你不許再這樣胡說！媽媽知道要打你！

明遠 真倒霉，又是胡說！

佩芝 你這不是胡說是什麼？

明遠 一個人的終身大事，算胡說嗎？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發生了愛情，算胡說嗎！

佩芝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你懂得什麼愛情？

明遠 又是「小孩子」，真豈有此理！

佩芝 你今年纔十二歲，不是小孩子是什麼？你知道什麼叫做愛情，你那裏配講愛情？

明遠 （大怒）我不配講愛情，你就配講愛情，對不對。

佩芝 我雖然，但是我不講。

明遠 不講，笑話！你以為我不知道，是不是！

佩芝 你知道什麼？

明遠 我親眼看見你——

佩芝 你在那兒？

明遠 在花園裏邊。

佩芝 沒有的事！

明遠 你還要賴嗎？

佩芝 （上前溫言撫他）弟弟，你已經是大人了，這些話不要對人說，好不好？

明遠 我那裏是大人，我根本就是一個小孩子！

佩芝 你不是小孩子，你是一位軍人，你剛纔不是說你是一位軍人嗎？

明遠 我不是軍人，我也不配講愛情！

佩芝 你配！你配！誰說你不配？

明遠 剛纔就是你說我不配！

佩芝 剛纔我不過同你開玩笑的。

明遠 現在呢？

佩芝 現在我同你講正經話。弟弟，你不是愛曉雲嗎！

明遠 對了，我愛她。

佩芝 你愛她，你不要她嫁給你？

明遠 剛纔我已經問過她了，她說我胡說，三天不同我講話。

佩芝 不要緊，我幫你的忙，好不好？

明遠 好。

佩芝 但是關於我的事情，你可不許對任何人說。你說我就不幫你的忙。

△明遠 我不說好了。

佩芝 好，（同他握手）這纔是好弟弟！好軍人！——你聽外邊腳步的聲音，這一定是爸爸媽

媽散步回來了。（兩人跑至門首，夏三爺同夏太太入）。

夏三爺 明遠，你去把我的烟拿來。（明遠出）

△佩芝 爸爸，今天聽說戰事消息怎樣？

4 夏三爺 聽說消息很不好，日本軍隊離騰衝已經很近。

佩芝 不知爲什麼中國軍隊會站不住？

夏三爺 這沒有關係，就算政府軍隊，因爲戰略上的關係，暫時撤退，我們人民一樣也可以起來日衛。

（明遠上，夏三爺抽烟。）

夏太太 騰衝既然危險，我看還是搬家的好，我們家臨城不過數十里，日本軍隊來到，難免不騷擾我們。

夏三爺 搬家，談何容易？我們家全靠收租吃飯，逃到別的地方，拿什麼來生活？恐怕只有活活餓死。

夏太太 我說暫時躲一躲，以後再回來。你們一提起日本人，我就害怕。上一次日本飛機來，幾乎把我嚇死了。

夏三爺 你既然這樣害怕，就讓你把兩個孩子先帶走好了。你們可以先到昆明，在劉二姨媽那裏去暫住。

明遠 爸爸，我們走，你呢？

夏三爺 我妻留在這兒，把民衆組織起來，同日本人拚命。

明遠 爸爸，我也不走，我也要同日本人拚命。

佩芝 爸爸，我也留在這兒。讓媽媽帶着弟弟到昆明，因為到姑母家去，人越少越好。這種亂世，去少一點，少拖累人。

明遠 我是男人，我當然應該在這兒。打仗是你們女人有什麼關係。

佩芝 你還是個小孩子，你會打什麼？你跟媽媽去好了。

明遠 你敢再叫我小孩子嗎？你敢叫，我什麼都說出來。你——

△佩芝 你當然不是小孩子，不過自從大爺死了以後，你是夏家的獨子，你自然應該犧牲。我是一個女孩子，犧牲了沒有關係，要是犧牲了你，我們夏家就絕了。你明白嗎？

明遠 我明白，我知道打仗是男子漢的事情。

△夏太太 你們不用鬧。你們都同我到昆明去好了。你爸爸也去，一家人都去。好，我們家裏還有點錢，就到昆明，起碼也可以住一年，一年以後再說。

△夏三爺 你們都可以走，只有我不能走，我一走，合村的人民，就是一盤散沙。我必須要留在這裏把他們組織起來，編成遊擊隊，來抵抗日本。

夏太太 您何必這樣夢呢？政府幾十萬大兵都打不贏，你組織一些農民，能够打勝嗎！結果還不是白白地犧牲，並且我現在身體這樣壞，我帶着一個小孩子，一個大姑娘，怎麼能够旅行？前天我不是在廚房裏暈倒了嗎？你不同我去，路上出了事，叫他們兩人怎麼辦？

夏三爺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反正我決定不走。

佩芝 我也決定不走！

明遠 我也決定不走！

夏太太 我看你們父女，都聯合起來不理我。你們還管我作甚麼？（傷心）我最好早死了，

讓你們都自由——（哭）

佩芝 （上前撫慰）媽媽不要哭！

夏太太 （更傷心）你讓我哭死好了，反止我早遲都是一死。你們都年輕，日本人來，你們都

跑得動。就是我病得這個樣子跑不動，所以你們都不願意先同我走。（又哭）

明遠 （也上前安慰）媽媽不要哭，哭多了，回頭你又心氣痛。

佩芝 媽媽你到裏邊去躺一躺，好不好？

（佩芝和明遠扶夏太太出）

夏三爺 （焦急，走來走去）真是糟糕！

（吳麻子小三子入）

吳麻子 三爺，聽說日本兵隔騰街祇有十幾里了。

夏三爺 你聽見誰說的？

小三子 劉二公剛纔回來講的。說騰衝街上抬許多傷兵回來。駐在騰衝的中國軍隊，也好像要

撤退的樣子。

夏三爺 不會的！中國軍隊不會撤退的，你們不要驚慌。吳麻子你現在立刻到騰衝打聽。小三，子你馬上去請團練長王鐵生來，我要同他商量要緊的事情。趕快！趕快！

（兩人出，恰遇張秀才立門口等他進來，然後出去。）

張秀才 三爺在家，好極了！

張三爺 張老師，請坐。曉雲，曉雲！（曉雲入）給張先生倒茶。

夏秀才 不用茶，不必客氣！（曉雲出）

夏三爺 張老師聽見外間的消息沒有？

張秀才 剛才我也有道聽途說，日本軍隊離騰衝不過十幾里了。寇深矣，三爺將若之何？

△夏三爺 我的意思，想把我們這幾村的民衆都組織起來，編成遊擊隊，來威脅敵人的後方，使

敵人不敢深入，不知老師有什麼高見？

張秀才 好極了！好極了！鄙人素來就主張組織遊擊隊，因敵強而我弱，攻其正我必敗，攻其

側我必勝，苟能敵去而我來，敵來而我走，出其不易攻其不備，使敵人疲於奔命，然後

集大軍以攻之，則我可操必勝之算也。

夏三爺 我也是這樣想，我認爲這是我們戰區民衆的責任。希望老師能够幫忙。（曉雲捧茶

入）老師請吃茶。

張秀才 （深喝一口茶）吾老矣，恐心有餘而力不足。然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吾儕之責任也。

其敢辭乎？夫披堅執銳，我不如公。運籌帷幄，公不如我。公率其衆，我用其謀，何不可有！

夏三爺 只要老師肯加入，那就再好不過了。我們鄉下人最尊敬讀書人。尤其是張老師，誰都是佩服的。假如老師肯出來提倡，他們一定踴躍加入。

張秀才 吾鄉王鐵生，亂世之英雄也。三爺欲舉大事，非得此人不可。

夏三爺 我已經派人去請他了。

（明遠入）

明遠 張老師你來了！

張秀才 這不是三少爺嗎？一月不見，已經又長高矣。

明遠 爸爸！

夏三爺 什麼事？

明遠 就是——

夏三爺 到底甚麼事，

明遠 媽媽心氣痛得很，請你進去看看。

張秀才 既然尊夫人貴體違和，吾別矣。（起立作別）

夏三爺 先生不客氣。儘可以多坐一會。內人的病，沒有關係。

張秀才 不然，夫人有恙，望三爺如大旱之望雲霓，三爺不去，惡乎可？（拱手作別）。

夏三爺 真是對不起得很，改天再來請教。

張秀才 （至門首，回身。）關於遊擊隊之事。望三爺好自爲之。如有用我者，雖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亦不敢辭。

夏三爺 老師對國事這樣熱心，真不愧我們的師表！

張秀才 予豈熱心哉，予不得已也，語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予忝列四民之首，敢不努力乎哉？再見！

夏三爺 再見！

（張秀才出，佩芝慌張入）

佩芝 爸爸！媽媽暈過去了！快來！快來！

夏三爺 真的嗎？

（三人皇倉出）

（一會吳麻子同趙玉和入）

吳麻子 三爺！三爺！怎麼沒有人？真是急人得很！

趙玉和 你再叫好了。

吳麻子 三爺！三爺！

（曉雲入）

曉雲 你嚷什麼？

吳麻子 我們要會三爺。

趙玉和 我們有頂要緊的消息。

曉雲 太太剛才暈過去了，三爺沒有工夫，你們等一等吧？有什麼消息？

吳麻子 日本人進城了。

曉雲 真的嗎？

吳麻子 還說不真！剛纔三爺叫我去打聽消息，我還走不上一里路，就聽見趙玉和家。他親

眼看見日本兵進城的。

趙玉和 我今天早上挑一担菜進城去賣，城裏已經聽得打砲聲。到中午時分，砲聲越來越清

楚。一會忽然聽見街上有槍聲，街上登時大亂，人們都不要命亂跑。我把小柴担子丟

了，扯伸脚就是一趟。我看見街上有好些穿便衣拿手鎗的人，對着警察放槍，他們都緊

「日本軍進城了！日本軍進城了！」我跑進東門，忽然看見一羣日本兵衝進來，一個

個手裏拿着上了刺刀的槍，見人就放槍，或者用刺刀戮，我連忙躲在一條小巷裏，等他

們一羣殺過去了，我纔逃出來，一趟溜出城去。我看見城門口擡起許多的死屍！有幾個

是警察，有兩五十個是老百姓！我出城不遠又看見一隊日本兵衝來，不離的放槍，我趕

快伏在一堆草裏頭，動都不敢動，一會，聽見他們走了，我纔出來，一趨跑回家來。真危險！真危險！

吳麻子 你趕快告訴三爺，趕快想個辦法。

趙玉和 趕快！趕快！要不然日本兵也許就要殺進我們村裏了。

曉雲 我就去！我就去！（出）

趙玉和 老吳，日本人真殘忍！我在城門口看見一個女人的屍骨，至少推了七八刀，連奶頭都割去了！

吳麻子 不會吧！

趙玉和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情。

吳麻子 他媽的！我們非同他們拚命不可。

趙玉和 我看拚命也沒有用處，我們還是趕快逃了罷。

吳麻子 老趙，不要逃，逃的不是好漢。難道他們會殺我們，我們就不會被他們嗎？只要他攔住我吳麻子手裏，他媽的，我一定給他一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趙玉和 老吳，我真怕！

吳麻子 怕他幹嗎？回頭三爺出來，我們請他把村裏的壯丁聚起，我們今晚上去幹他幾個。

趙玉和 要幹也可以，但是沒有王鐵生不成。只要有他領導我們，我們一定會打勝仗的。

吳麻子 當然少不了他。剛纔我出門的時候，三爺已經派小三子去找他去了。老趙，你加入幹嗎？

趙玉和 只要有王鐵生作隊長，我一定幹。

（夏三爺明遠入）

夏三爺 趙玉和，你真的親眼看見日本兵進城嗎？

趙玉和 是的，我親眼看見的。三爺，你趕快想個辦法罷，要不然我們這一村——

吳麻子 村裏的人都希望三爺——

夏三爺 不用講了，我當然有辦法，你們不必辭慌，有我在這兒，日本人決不敢隨隨便便到我們村裏來。你們兩人，現在趕快分頭到各處去報信，叫台村的壯丁立刻都帶着槍在白雲庵集合。我立刻就來。你們要看見王鐵生，也叫他趕快到那裏。去！快去！（兩人剛欲出，小三子倉皇入。）

小三子 三爺！王鐵生不在家。他常走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沒有人。王鐵生的哥哥說，他也許上迴龍壩去了。

夏三爺 偏偏這個時候他不在，真真急死人！

小三子 三爺！城裏邊逃了好些人到村裏來，說是日本兵在城內放火，現在還沒有熄。城裏遍街地都是屍首。聽說日本軍人把女子強姦了，把奶頭割下來，挑在刺刀上，在街上跑來

跑去！

夏三爺 這些狗養的東西，我非殺掉他們不可！（回頭對吳麻子趙玉和）你們兩人在這兒待住
幹嗎？趕快去呀，趕快去把全村的壯丁都集合起來！去！快去！小三子也去！（三火
出）

明遠 爸爸，我們要同日本人打仗嗎？

夏三爺 對了。

明遠 爸爸，我也要去。

夏三爺 你太小了，拿不動槍。

明遠 我拿手槍好了。爸爸，你把那一支小手槍給我好不好？

夏三爺 好孩子！（拍他的肩。）

明遠 爸爸答應嗎？

夏三爺 （咬牙）爸爸答應！

明遠 好得很，好得很！（一趟向裏跑，正值佩芝出。）姐姐！姐姐！我們要同日本人打仗

了，我也要去！爸爸答應我了！爸爸答應給我手槍！（跑出）

佩芝 爸爸，媽媽睡了。騰衝怎麼樣？

夏三爺 日本軍隊正在放火屠殺。

佩芝 我們怎麼辦？

夏三爺 我已經派吳麻子趙玉和小三子去召集村裏的壯丁，在白雲庵集合，我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實行武力自衛。

佩芝 王鐵王來沒有？

夏三爺 到處找他不在，聽說到迴龍壩去了，你說糟不糟？

佩芝 沒有他這個事件，比較棘手一點，不過沒有關係，（曉雲倉皇入）

曉雲 三爺，三爺！我在後園看見遠遠有一隊人，向我們這兒開來，說不定是日本兵。

夏三爺 吩咐家裏的人，把大門關上，拿槍守着門！佩芝你趕快把我的槍拿來！（曉雲，佩芝

分左右出，佩芝遇明遠持槍入。）

明遠 姐姐！姐姐！你看我的手槍！

（外面敲門聲，接着槍聲。曉雲跑入）

曉雲 日本兵來攻門，我們已經開槍了！

明遠 讓我出去！

夏三爺 等等，等我的槍來，一塊兒去！曉雲你趕快幫着小姐拿槍來！（曉雲出。外面繼續

不斷的槍聲。）

明遠 爸爸，讓我先出去，好不好？我等不得了！

夏三爺 不許多話！（佩芝持槍上，交一支與夏三爺，自持一支。）

佩芝 爸爸，媽媽醒了，聽見槍聲，一定要出來，我極力勸她，她纔躺下，後來看見我拿槍，她又起來，我讓曉雲勸她，我自己先出來。

夏三爺 現在管不着她了，外面緊急得很，讓我們去罷。

明遠 爸爸，讓我打前面！

夏三爺 不要廢話，走！

（三人剛開門，日本軍官一人，帶領步兵二人衝入。）

日本軍官 站住！（三支槍，全對着他們。）不許動，動就開槍！把槍扔下！手舉起來！（三人把槍扔下，隨着日本兵的槍，步步後退。屋內忽有喧擾的聲音。）

夏太太（在內）我要出去！不要擋我，我要出去！（曉雲扶夏太太入，一進門，看見一切情形。）呵呀！（駭倒在地）

明遠 媽媽！（欲上河。）

日本軍官（揚槍）不許動！

曉雲（極力扶起夏太太在懷裏）太太！太太！（發現她已死，驚訝）太太！太太！呵！呵！（哭）

佩芝（不顧一切，一步上前。）媽媽！媽媽！（日本兵欲開槍，軍官止之。）

明遠（也欲上前）媽媽！

日本軍官 不許動！

明遠 我要看我的媽媽！（不顧跑去。日本軍官舉槍欲擊，窗外急聞槍，日本軍官中彈倒地。

其餘二日本兵，驚慌回顧，夏三爺即搶槍和日本兵扭成一團，另外一日本兵剛欲放槍，窗外又一槍聲，日本兵中彈倒地。一人在窗外出視！明遠驚呼。）姐姐！張老師來了！

夏三爺（此時奪勇一拳將日本兵擊死，）你這狗娘養的（張秀才持槍從窗入。）

張秀才 外面日本兵一連，已經被王鐵生完全包圍矣。

夏三爺 好呀！張老師從那兒來的？

張秀才 鐵生從迴龍壩回來，聞三爺在白雲庵召集全村壯丁，立刻即至白雲庵。當日本兵進村之時，鐵生即大舉包圍，此時敵人已如甕中之醃矣！

（小三子入）

小三子 張老師，趕快去！日本人已經敗退了。王鐵生叫你趕快去！

張秀才 好的，我立刻就去！

夏三爺 我也去，我們大家都去！（對佩芝曉雲明遠。）你們不要哭，我們要報仇，我們要把

他們殺得一個不剩！（幕。）

後記

這一個獨幕劇集，「婚後」和「衣櫥」，係根據西洋劇本放手改寫的，「自衛」是自寫的。這些都是我初期試驗的作品。牠們都曾經多次搬上舞臺，經過無數的修改。我從這些磨練過程中，領悟出許多遣詞達意的方法。因為有好些學校劇團，宣傳隊，和機關劇團，常常寫信來要這些劇本，我只好不顧幼稚的弊病，把牠們集合披露。

三十二年五月一日陳詮於重慶青年書店

